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兩谿文集卷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錄監生臣任鑑

欽定四庫全書

兩谿文集卷八

明 劉球 撰

序

送章瑾還會稽序

冠帶舉人章瑾侍郎寅菴能子也天子嘉侍郎績追錫其考妣祖考妣爵號侍郎恭職守不得躬展燎黃之禮于其鄉請以瑾代往詔許之有請言於予以為瑾規者

予與侍郎共禮部政視瑾猶子弟茍匆德則無以為同僚光規之宜也始予奉上命拔羣舉人中詞翰之最者二十四人俾冠帶食訓導禄卒業國子監必其為進士後科瑾樂棄州學正之選而就焉茍弗加其學則無以應上旨規之宜也今士大夫家子弟秀朗聦察能自立如瑾者尠人望其有父風將立業當朝揚聲光後世者大小無不然茍弗大成其才則無以塞衆望規之宜也規之而有此三宜又豈得以不暇辭哉遂進瑾而告曰

惟克自抑則道增惟不貌恭而心傲也則誠存爾其慎茲德以親其宗族鄉黨斯稱爾尊府懐予亦與有慶瑾曰敢不愳愳焉惟信讓之務崇哉又曰業恒長于脩而荒于棄爾其毋外惑以曠于學求必得其志于文閫斯不孤明天子德瑾曰敢以有所徃而或怠于詩書之誦哉又曰罷不貴于小就爾其博所求厚所蘊擴其才以為大斯不負人所期待瑾曰雖不慧敢不竭愚力以求其至哉于是與瑾交者不但榮瑾能代其親致寵命以

光於鄉且榮瑾能受予規以進厥德長厥學而大厥才將遂其美于未涯焉皆請書以為瑾貺使瑾得早夜是顧以自勵

送王太守赴雲南序

由御史而陞郡守歲不知幾人矣獨吾王君貴莊之守雲南也人皆以為宜焉夫雲南邊郡也族而居者非僰人即獠其人夷也首次工以為禮刻木結繩以相交易其俗異吾中州也去御史于中州而往守邊郡撫夷人閑

異俗何宜之有蓋君為人廉謹端靜茂于材而粹于學其政平其令信往守邉郡必能去逆而効順化異而為同居中州則無足盡其能大其事業人以為宜不亦信乎昔漢之邉蜀猶今日之邉雲南也自文翁至而蜀之為郡遂與中州齒則雲南之人易椎結為衣冠釋甲兵而絃誦又將自吾王君之為政始矣球故作詩道其所宜以壯君之行詩曰脫彼驄兮駕五驄君之適兮南詔之陲顧中土既綏輯兮憫遐方不可以獨遺故天子之

有命兮付君往䧄觴君清酤兮道君于邁山川雖邈兮
黎獠有待化左衽為逢掖兮寔維其時風調日麗兮勿
緩其馳秀禾瑞麥兮將毓彼徼如徠增秩兮不日有詔

送太僕少卿鄭君赴任序

凡為天下不可不蕃息於馬盖軍師行伍非馬不行蒐
苗獮狩非馬不利出警入蹕非馬莫駕送往迎來非馬
莫給馬之為用大矣皇明統萬國設太僕之職總馬政
馬皆出于官而資牧于民今六七十年牝馬騋駒生生

愈衆而閭井之間無非牧馬之家昔周之十二閑漢之三十六苑唐之八坊四十監莫有盛于今日民于是不能不患其芻牧之不逮矣然則太僕少卿鄭君復言涖任于滁其可不務足其民以廣其馬哉盖馬固國所資也民尤國之本也民不足則馬不可得而獨蕃馬不息則民不可得而獨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偏重於馬而不卹其民不可也禮曰問國君之富則數馬以對徒有其民而不衆多于其馬亦不可也民既遂而後馬

盍增斯為兩得其道焉鄭君四明人由進士擢主事員外郎郎中皆屬禮部在職二十餘年始有今陟其于治體蓋閑之熟矣故予與侍郎章公以民與馬舉不失養望於其行焉苟江淮以南由是家不窘于衣食人得其所樂其業惟恐國馬失養而休秣風字必以時使駿毛驥足日盍而月盛然後見其效之增職之稱予二人之懷固足慰明天子亦豈不以用得其人為樂哉鄭君往也尚盡心焉

贈行人劉煥章序

有千霄連抱之杞梓自當出於樸樕之林入于匠氏之家以資大厦之構而爲濟川之具也士之抱負奇能又豈沉跡于庸衆人之中不卓然起而爲世用哉予與行人劉文煥章非有夙昔之好也宣德中予有蜀之役吾徒鍾誠九思者典教榮縣來謁予公館予意其諸生中必有佳士不可不知因問其請業問學以習爲文詞誰最勤九思以煥章對又問其心之所存志之所向言行

之所出誰最良九思復以煥章對又問其才識高邁可以任事而建功誰為優九思仍以煥章對予已心存而意許之矣後二年煥章果第進士冠帶見予京師觀其外則儼然其容莊也叩其中則充乎其本厚也方信九思所稱不誣矣士有抱負于己者果不能掩諸外矣已而煥章擢今職其同年秦觀扁予文以勸之予以煥章存之久則其施于政也必優矣待勸為雖然顧祝之意不可不申也自古行人以使四方為職其出也必承上

德以宣之於下其入也必詢下情以達之於上皇華之所遣四牡之所勞其意篤且盡矣今之命官也固無異於古然居是職而能揚令譽如古之人則超遷拔擢又有加於古焉煥章勉乎哉予將側耳以聆令譽之起注目以望華秩美任之歸焉

送方同知致仕序

謝事於榮耀之途退身于寬閑之野如同知州事方年仲先生遭朝廷無事聖天子優老勸士之篤得請而歸

可謂仕而有終矣兵部主事項君文曜乃謂先生歸而澤之及於人也當慱于在官之時予問之曰先生旣罷官守去權勢與世日益遠接人日益稀尚何澤之能及人哉項君曰先生之學博極羣書而邃于春秋永樂初以春秋舉進士擢官行人遷交阯平原令進秩佐滄魛滁三州奔走宦途三十餘年未嘗得與學者周旋函丈間而吾郡之士探其緒餘猶足以擅聲文場今退休於家外無逢迎征科之事以勞其形内無榮辱得失之患

以累其心學者得親其面聆其誨言决其疑難以陶成其德性造就其術業嗣相傳授以至於無窮其澤流之遠豈令一邑佐一州之可擬哉予謂古者致仕而去有懸車以為榮者有散金以為達者有結社以為樂者雖所志不同其足為天下後世之所慕效一也况得與故鄉子弟談經講藝究極聖人筆削深意以明夫王伯之辨黜乎功利之私歸乎道義之正者為時儒宗如先生所為之有益于名教其為天下後世之人所慕效當

何如也謂其澤之及人也愽不其然歟已而項君來請文贈先生行予以向之所言足以為先生贈遂書以復之先生名旭家嚴之淳安項君其邑人也

章處士輓詩序

輓詩古所有也輓詩之序古所未有也有之蓋自近世始以近世既有而為之序之固無害于古況有可序之道如吾靜菴章處士乎處士以世宦家遺孤子卓然有立志卒經紀其家至富且大恒念其親不逮養每履春

雨秋霜必嚴享薦之禮凡籩豆之供罍爵之飾常身親之未有使人代雖旁親故壟亦常以親之故而敬祀之可謂孝不忘其親矣自少尊事其兄依依不忍私藏而異業施及其子猶共爨而食無間言故堂有怡愉之名而數百指之家歡聲常滿可謂悌能逮其幼矣愛其子擇師教之必期於成以演其先代詩書之澤使不墜其家聲可謂慈不忘乎其先矣又嘗推其孝弟慈愛之道以訓率夫鄉之人人多服而化之聞其言也無不加敬

自非有德之士能是乎故其殁也人思其德而悲其不可復見則相與為詩以擬乎古者虞殯紼謳薤露蒿里之遺音洋洋乎如此其盛豈可無言以序哉雖予與處士未稔然先子為主事禮部者其父日孜也後予為主事禮部者其子陬也日孜以明經舉陬以進士出身皆有名于時者予觀諸寮寀間已知處士之德有開于前有傳于後矣又豈得不為之序哉處士台之黄巖人諱嶼字子良靜菴其號云

禮部司務馬君考滿序

毘陵胡公為禮部尚書天子親信而優遇之故於行在建禮部視百官府為最先詔入涖政之朝公進羣屬于堂戒之曰今天子眷念禮部殊深予適與諸君共事于茲蓋非偶然之遇也茍思弗竭職弗恭其奚以答上寵昭上德美哉諸君其與予同懐曰孜孜以圖報稱惟廉可持已寛可容衆公可致明勤不怠可濟事而有功允茲是廸則政可良諸君將顯有令譽予亦或免于愆衆皆諾曰

敢不惟公誨言是服是誦求無忝厥官哉退則推公意以徧告其下人已而會稽章公來佐爲禮部二公一心以經綸其政不二年而滯者宣紛者理鈌者完廢者舉過者以損不及者以增煥然禮文脩而治具張人皆慎於行化及胥徒執役之人莫不有恥世之言治者以禮部爲首稱士大夫授官遷秩以得禮部爲美選吏于禮部者雖有優陟美任皆顧戀不忍棄去于時馬君志善寔職司務得考察諸司人士之勤惰吏事之得失文牒

之出入遲疾禮部政成化行之效馬君未嘗無贊畫弼成之功今以秩滿赴天官超擢有期矣昔唐董太師隴西公功光朝廷而幕下士孟叔度贊輔為有力其後孟亦聲望當時未始不借重隴西馬從事賢公卿之門能易著聞易起自古然也吾知馬君他日功名不在人下者以其今日出得其門占之也馬君此去而歷顯爵尚守其清節雅操如在禮部時則其遠大又可涯哉

送主事余君省祭序

主事余君天祥奉恩歸省其母安人祭其先君贈主事時禮部庶僚在官者十三人相率飲以酒餽以賮贈以詩退余爲序夫仕而爲僚則旦夕相接也出入相隨也職任相守也憂樂功罪無不適均也古人謂同僚之好有兄弟之義不亦信乎然或勢以接之貨以交之詐以待之刻以處之不驕肆矜恣以爭其能施其勞則必怠惰佚樂而不恤其職之隳者皆非君子僚也蓋必接之以禮而不倚于勢尚之以廉而不交于貨待之以信而

不詐處之有容而不刻不矜能伐勞而惟謙以自持慮
有以隳其職而惟勤惟慎以相勉然後為君子僚焉夫
君子之僚則居必欲固其交行必欲厚其别達則相推
久則不遺而非君子僚者何足以語此哉天祥以四明
世家彦由科目起而擢今職其為人詳静而不暴于氣
其處物平易而不矯于情其官禮部也適當外國使命
煩劇之餘而與同列交未嘗有忤色其同列諸君亦皆
厚德君子交于天祥又無不盡其歡其為僚也可謂得

其為君子者而去非君子者矣冝乎諸君于天祥之行皆惓惓于懐也因序十有三人姓字于篇使他日有與天祥俱超遷而去禮部也尚不忘今日同僚之交叙别之意郎中則鄞江鄭君復言德興孫君原貞嚴陵宋君原仁員外郎則歐鄉馮君欽訓萬載易君時中主事則巴渝丘君用賔清江陳君處善五臺馬君之龍東陽沈君孝祥湘江袁君孟章横陽陳君重文豐城甘君宗華及球求樂也

送陳君止善還臨江序

臨江江右善郡也昔余季祖容窓先生為其郡録事有德惠及于人人懷之不忘至其後世子弟有道臨者臨之父老輙相禮之曰吾先録事某之後也不可棄遇之不異其親戚故舊盖可見其風俗之厚也往年余復與其郡陳君處善同赴春闈同列進士第同奉恩旨待擢用來家又同陟于朝同官于禮部先後十餘年交愈久而情愈篤未嘗見其有相背棄色尚不失其郡之忠厚

風今年復得其凡止善則懇乎其情之相孚也胞乎其言之相入也藹乎其交接之有讓也所謂忠厚之風猶可想見止善來京師見其弟之宦日達名日顯事業日有就相與序其親親之意且數月矣今將歸臨以樂其安閒之樂予雖守官輦轂之下不得一舉趾于臨訪其父老以求先録事政績之所在遺愛留思之所存然此心不能不因處善之故而逐夫止善之歸跡以徃來乎清江之上玉笥金川之間焉止善歸而親桑梓撫松菊

之餘必日與其父老相接于言笑相懽于尊俎亦尚能道予之懷否如能道之而臨之父老又能聽而守其忠厚之風不余棄則余他日歸故鄉尚當泊舟于臨借留數日以盡夫平昔之所顧託止善先致意焉惟時同僚諸君皆狙殺觴酒飲止善于公署之側而贈以詩謂余于臨有舊而交于止善最深不可無文故敢自序其慕臨之懷以與止善別

追送鄭少卿先生致仕序

今世士大夫年滿七十得去官以息于家者不少也吾儕于西明鄭先生復言之去何獨不能置諸懷哉先生由進士歷為禮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先後二十餘年吾儕之官禮部皆出其後而常以先進之禮事之不敢慢先生見吾儕之恭已也亦自貶損未嘗以後進易之又不吝于奬掖其進故凡與先生接于禮部者無不相好而相德及先生遷太僕少卿位高而地浸遠吾儕猶常思與先生時一見面資麗澤之益以篤所謂耐久交繼

而郎中馬君之龍與先生尤厚者謂先生謝事而去且適時矣欲從而餞之不可及爲之悵然者久之夫既倦于仕以老爲請天子憫其耳目精神之衰不欲拘以職勞以政而賜之老是皆古之禮人之情也先生之去固不爲不宜獨吾儕私念以爲不得復與先生周旋仕途辱賜規切使吾之昧者有所明戾者有所正如在禮部之日故于心不能不戀戀焉不知先生置身鄮山鄞水間日與其鄉人賓客相嬉游于閒安之地酒壺琴詠之

側言笑維時動止皆樂亦復有心于幽薊以北念憶其故舊僚友乎否周公謂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孔子以為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球也故敢述諸僚之意為文以贈而以周公孔子之道日望于先生意先生不吾儕棄且忘焉

慶劉隱君壽旦詩序

宣德八年秋刑部主事劉君廣衜念其從父良英隱君明歲甲寅躋六秩孟春二十有八日乃其生辰也而已

不得捧觴階庭之下以為壽乃求士大夫詩若干首將遺歸致賀懇屬予序之夫年以十二支配十干叅錯相承數至六十而一周人生而年周其數則益尊矣故禮謂六十杖于鄉而鄉飲酒則六十者坐而其豆三葢其齒之尊也孔子六十而耳順蘧伯玉六十而化其德之尊也今隱君年既六十則其起居出入自是而可以指使矣其周旋里巷閭自是而可以杖矣其鄉之飲也自是可坐而受三豆之饗矣然此特尊其齒也而有德焉

所謂耳順與化雖未易及然聞其居已也忠以諒而遇物也平而惠未為不有德焉德與齒優而家又殷又有賢子令孫宗族姻鄰以娱其生辰于春和之時景物暢茂之旦其樂為何如哉廣衡雖不得拜壽其側然有士大夫頌祝之詞以焜耀其耳目則亦足以贊其壽而助其樂也隱君由今以往益茂于德以增其齒則期頤之壽殆將有焉而士大夫頌祝之詞又以廣衡之故洋洋乎來于萬安之邑横街之里特序以肇其端云

送禮部員外沈君還南京序

聖天子德加海外聞遣中貴人摠甲士帆大船穹艫道海洋抵暹羅阿丹爪哇滿剌加古里蘇門天方真臘錫蘭山諸國收其所謂麒麟福鹿獅虎象犀諸異獸駝雞鸛鵝墩鋍鸑哥諸珍禽金砂珠香翠貝齒角與凡彼産所有此畜所無之竒貨以入中國以為苑囿之寔府庫之儀毳玩服飾之用使遠方之人亦得因是以脩其敬于朝廷然必冐風潮涉險阻閱數歲而後至至則禮部

預請擇屬官之能且勤者會中使御史給事中往涖藴
淅閩廣諸海上督羣有司集衆工倫百罷物資用以俟
其泊而封啓其舶籍其物之多寡輕重而歸之京師重
其事也故濵海郡邑每悉其民力殫其地之財恐恐焉
惟側耳于禮部官之號名以為進退出納其事盖柄于
禮部也茍禮部官失人則必至調度無章以隳國家之
事必至于役用無紀以重其民之憂故禮部每難于得
其人而官禮部者亦恒難于副是選宣德癸丑寔是當其

期時南北京禮部行者十二人獨錢塘沈君孟珎以祠祭員外郎為衆所推得専其事于閩海之上君蓋甞為司務兵刑二部勤名德聞洋溢兩京間于劓斯煩理斯劇也不啻若利刄之於盤錯焉不啻若堅舟髙帆之欲飛揚于洪波之中焉宜乎為衆所推以即有往而不辭也至是果先十一人來復命于庭及其歸也禮部庶僚謂張君之行勞以華君之歸裝莫良于文詞遂不棄球之固劣輙授以簡球故備其事以為君貺云

送林玘省親序

世之為婦翁者莫不樂于得佳子壻以增其門闌之喜其為子壻者亦莫不幸于遭賢婦翁以造其罷業之成苟婦翁賢矣而不得佳子壻則乘龍之望失子壻佳矣而不得賢婦翁則倚玉之榮莫遂是故冰清而玉潤自古以為難而晏元獻所以愜意于富鄭公之選王懿恪歐文忠公不能不增重于薛簡肅公之門翁與壻俱美豈不為人情所快哉武進林玘今禮部尚書胡公壻也

公以弘厚有容之德博達無遺之學由名進士歴官京師三十餘年為腹心于朝廷流膏澤于天下天下慕義之士有不顧贈千金封萬户而願覩公之風采被公之容接也不啻若旱苗待潤于時雨其見重于人如此玘得為之壻亦何幸哉玘為世族舊家子弟偉容質而和于聲氣内篤于孝悌外不為紛華侈靡之慕佻諵之習惟思讀書以窮理親師友以進其能故公樂于壻之使玘能日勤其所進月不忘其所守以增其學之所未至

而不喪其行之所已能則高科之取顯仕之躋清節令名之著自不容已所以成夫公之樂也詎可涯哉蓋公之盛德廣業已不在古人下為之壻者豈可不以古之人自待乎况積學于公之館也有年今將省母與凡于南京球特舉壻翁並美之説以慶且期之若其奉慈顔以隆婉愉之色念天顯以篤友恭之意則出其天性已然而聞教命于胡公也不為不稔矣容球之諄諄哉

送主事袁君還桐廬序

宣德九年春袁君孟章乞致禮部主事政還桐廬或留之曰今天子遇文武臣甚優羣公卿處人正而有容百官有司公且明天下之士方急于仕進其老于位者尚顧戀不能去子居禮部職清而政簡年未及于衰何求去之早不必待耶袁君曰人之所向固有異彼之利於仕者其才足以任事其疾病未入于體宜乎其能勇于進也今吾無任事之才而體有不可去之疾茍不去其位以待賢者非仁也其老于仕而不能去者或内無子弟以供其勞外無土田以給其

養不得不以官為家也今吾子六人而孫倍之又有土田足以給衣食贍伏臘茍不及吾之生而還非智也况吾鄉為漢處士嚴子陵畊釣之地遺廟故跡至今猶存覧其雲山之蒼翠臨其灘瀨之幽清尚可以侶禽魚朋烟月以樂吾之餘年此吾之心所以日在于富春之側桐江之上而必欲脫駕于榮耀之途也于是人皆知袁君歸意浩乎不可挽及其行也同僚諸君皆觴酒文明門外以與君餞酒行而歌曰春山嵯峨兮桐水縈迂袁君歸去兮有坦其途

翼子杖孫兮爰田爰漁夜永寢安兮尚有夢于南宮之署無袁君遂酌酒以為諸君謝且復歌曰南宮清兮卉木皆春諸公留兮政以日新雲之傳兮章無忘我故人鴈之南兮尚冀夫好音之來頻歌酣飲徹袁君已引轡欲去球因採諸公之意書其詞以為袁君行李貺

送廣文李先生歸袁州序

仕宦以得歸老其鄉為樂而古今人鮮與有焉夫跡乎外也久更歷乎世故也既厭一旦得去脩途還故壤交

接其鄰里親戚以終其年人情孰不樂哉然有得其官禄而或壽年之不足不得與有其樂也即有其壽矣或行不潔以致敗名竄身不得與有其樂也雖無不潔之行矣或顧位而懷禄不能脫然自引去亦不得與有其樂也故凡致仕之途而士大夫皓首纓冠優遊里巷間者古今無幾人焉此吾儕于樂陵教諭李先生仲鼎之歸來也豈得不羡其樂哉先生今年滿七十葢有其壽矣歷官三十餘年而槖無盛貲其為行也不為不潔矣跡

雖宦途而心則久於袁山秀水五臺三峽之中位禄又不足維其懐矣今而得息驅馳嘯傲風塵之外與松菊為偶以憂喜利害不入其念慮為安其樂復何如哉然先生始也由科目起司巴東澧州訓而後遷樂陵所至子弟皆有造就與人交懇懇乎以德相磋磨又達于事變不昧于政體吾知其歸而不獨得其樂于已也袁之子弟有志於學者必樂于及門而請業袁之長老素有德者必樂于得其鄰袁之為郡縣而欲勤于民者必樂

於有所就而問其政其樂又豈不有以及乎人哉予辱愛于先生也厚故敢道其樂以為謌詩贈行者倡云

哀朱員外詩序

宣德八年秋禮部員外郎朱盡臣道暹羅使出嶺表還及西江以疾沒明年訃至京而欷歔感慨之聲滿耳哀其不幸失此良友者朝之士大夫也其倫賻祭會哭其門哀其不幸失此賢僚者禮部羣曹也于會哭中其一人矐戲涕泣尤甚哀其失此同年者球也盡臣雲間上

海人諱忠為人尚謙和內無鉤刻詭險之懷外稔于世故人屬以事雖萬一不可猶將委旋而就之故與人多偶無忤容則士大夫交游中不可無蓋臣也豈得不哀之哉其在禮部綽著勤聞凡有邉徼之役人皆難于行蓋臣輙任以為已責常北走朔漠南歴瘴海未嘗有勞色每公暇輙往來同列間評今較古以相規切則吾禮部寮寀中不可無蓋臣也又豈得不哀之哉況球與蓋臣俱以永樂辛丑進士承太宗文皇帝優旨卒學于家

後十年先後入爲主事禮部又三年藎臣陞員外時居禮部不下三十人獨藎臣與球以同年之故得朝夕相接思協贊儀典以球之愚戇鄙執得見容于人不斥絕于人者多藎臣調護之力也則球于同年中不可無藎臣也又豈得不哀之哉惟其哀之故不能無詞以發之詞之悲者情之戚也情有淺深而其詞之發也有緩有切此哀藎臣之詩所以和之在士大夫倡之在禮部而序之在球也

悼尹處士詩序

故鄉集鳳尹處士仲剛歿二十七年矣其鄉之人過其子信宜教諭行遜京師猶悲仲剛之歿不已而為詩以悼之是誠何故哉蓋仲剛存時故鄉風俗猶厚愛其親以及其遺孤子而成就之如仲剛之孝者甚衆也自仲剛歿而有零落其親之遺孤子者矣仁其子必求儒師以訓育之如仲剛之慈者甚衆也自仲剛歿而有以邪說道其子者矣與凡弟析產而不專其利不擇其良如

仲剛之友愛者甚衆也自仲剛歿而有以爭敓處其凡弟者矣濟人之危周人之不給如仲剛之好施者甚衆也自仲剛歿而有利人之危不給而取其貨業者矣喜士大夫往來其門以窮觴咏之歡如仲剛之善交接者甚衆也自仲剛歿而有遇士大夫匆寘而所寘非士大夫者矣嗟乎仲剛之歿未三十年而鄉俗一變至此苟不有以挽而回之恐莫知其所極也故人皆悲仲剛之歿者亦所以悲其鄉俗之變也不忍歿仲剛而作詩以

悼之者猶有望於鄉之後進能卓立奮起以求其孝如仲剛慈如仲剛友讓如仲剛好施善交接如仲剛庶其俗之流于薄者猶可敦而厚之以如仲剛未歿時焉故其詞之苦者憐悲者思傷者憤頌者有所勸讀之不可不省詩凡若干首用球序之云

送王望輪還連嶺序

連嶺吾鄉勝處也其山有吟峯其水有吟源其間多果林蔬圃魚池樵谷其人非儒則農其俗去古淳厚之風

猶未遠望輪家其地與予季父清樂先生居隣而交善予少時從季父學其後望輪凡子善廣復從予學予又素愛連嶺景致之佳物産之富人情俗尚之美故足跡嘗喜至其境望輪又樂善好讀書能不厭予往來之勤以故得相親厚甚至也其後善廣捧鄉書出為順義教諭予忝職禮部而季父且捐舘連嶺之境無跡者數年予與望輪不相見亦久矣去年秋望輪來視善廣順義且訪予京師青燈對席相與論道舊故因嘅連嶺之景

物可好而人生聚會不可常不能不感傷懷抱今望輪復有連嶺之歸余尚縻禄顧榮未之去握手都門不能無眷眷之懷不知望輪之歸優游連嶺山水間偕其長老攜其子弟相親而相樂亦尚置余於思念中否然余以菲才淺學仕於有道之朝而無績可建于連嶺宜有退遯之日望輪尚為之致意夫北山之靈幸毋截其來蘇則初盟往跡尚得與望輪臨髙涉清以尋之望輪以為何如望輪姓王宋名臣盧溪先生之胄自處謙和與人無是非得失較其情坦如也

從善廣游者劉生玉瓚請文贈之故特序以平昔之情云

送刑部侍郎叚君復任南京序

南京刑部掌部政侍郎叚君某來奏績于廷天子錫之嘉議大夫命俾歸而終厥政兩京之人無不榮之昔周盛時成王錫命君陳理東都首曰惟爾令德孝恭孝言順于家恭言敬于官惟君陳有是德故能膺厥命今國家與周齊盛而叚君由名進士讀書翰林擢為主事為員外郎為郎中刑部能明於刑而刑罰之施無不中薦為叅政山東又

汲汲於宣上德拯民窮而民皆怳之譽之由山東進爲侍郎戶部遷刑部任愈重心愈慎而惠之及於人也愈廣其涖官也可謂恭矣又嘗念其先君不逮養養其母夫人也益虔苟不親候其起居服食安否即不得其歡容則心歉然若有失致其母亦康于有子之能順其志雖老而神完體無恙今年八十餘猶克手綿絲以資君之廩歲時室中常欣欣如也其居家也可謂孝矣君之孝與恭既不減于君陳宜能如君陳之昭受厥命以分理都會之地惟君陳受命

于政未施之日君則受命于績已著之餘其先後不同而天子復推恩贈君之父祖以君之官而封其母為太淑人不知成王當時亦常推恩及于君陳之親否然成王之命又曰辟以止辟乃辟其心蓋期于無刑也君陳能廣是心卒致刑措而囹圄空今天子每下恤刑之詔戒任刑者毋枉人于法好生之心即成王欲無刑之心也君尚當如君陳體在上之心移易其風俗臻夫刑措之效以不負明天子之寵命焉

送劉昆陽致仕還鄉詩序

自優老詔下而吾安福之士大夫致官家居者後先相屬今劉昆陽歸則又添一人焉名僚宿宦駢處近郭遠郊閭巷之間往往有貴游之跡冠帶縉紳相望于水涯林下斯亦盛矣不知諸賢歲從鄉大夫飲酒讀法之餘亦復時為衣冠文酒之會以論道先王之法當朝之典故與其平昔履歷措政之詳使其子弟見聞有所廣志意有所感發歟誠有之則昆陽君必與其列邑中子弟又得熟聞南吏之俗與其有司奉國法以變化開導之

方有以知朝廷德化所及為至廣蠻夷向慕中華必至于無極是又未為無益也設無之則倡為是會必自昆陽君之歸始蓋其家世有衣冠在宋時有仕至昭州太守曰志叔者嘗致官歸而有惠澤及其鄉人人多德之至昆陽君復以才優用薦擢安順州同知未幾調昆陽年滿有績效當進官竟以老請遂得休致之命可謂能守先世家法矣其弟若姪又競爽而並秀足任使令亦自有科目起為教官能世其官業者一時宗族既衆且

富謝事休于家而有族人子弟可恃賴以扶其衰而資其老如昆陽君者通邑中莫之或先球固知其為文酒之會有則必與焉無則能倡焉葢驗于此而有以測乎彼也昆陽君字存有家邑之濯溪其歸也學士李先生以久要之雅首賦詩以贈之同邑之士多賦之而球為之序

贈龎檢校序

龎君守貞蜀之巴渝人遊太學十餘年學通才茂先生

師長皆重其為人六堂諸生莫不欲與交朝之公卿大夫多知其名人或勸之曰子之學既優矣苟借援于當道有勢力之人則穹官要職不難致也守貞曰進身有道出仕有時屈已以邀榮于人豈丈夫哉于是人多道守貞之賢今年夏守貞始得進于有司擢户部檢校人復為之惜曰以子之才而不得大受其職是枉其人而用之也守貞曰吾體貌不如人吾才不能髙于人得一官京師幸矣尚敢以所受者小為有司咎哉于是人益

道守貞之賢蓋世之巧於宦者有不待甘蘿盬申佔畢於太學之久已能出而踐歷華要者矣然不由其道則人或不賢之而獨賢守貞之能不亟于仕不畀其官是則士君子之公論猶明士君子之公論明則朝廷之公道可張朝廷之公道張則抱才徳而隱于卑僚伏于人之下者將有超遷拔擢之期地官之幕豈足久淹守貞驥足哉雖然滯行淪節者來華譽之囮也增才益能者陟顯仕之階也守貞其務行節之脩求才能之進庶乎

為好進賢者之所收采焉苟緣人以為賢遂自賢焉而於行能無所加則雖有好進賢之人猶將棄之欲望去下位就高爵不亦難哉余寮友丘君用賓請文為守貞贈余與守貞交有素復因用賓之請為文以彰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盡焉

送蕭主事南歸詩序

吾邑人仕于朝者後先相望其進與退未有如蕭相廷韶之敏也廷韶以宣德乙卯領鄉薦明年第進士又三

年擢為主事刑部又五年以病乞歸即得俞允之命九年之間去就之迹歷歷如此顧予忝名科甲十有七年始得厠朝列迄今又十四年嘗欲一展丘墓以與親戚故舊少叙契濶之私終不得命視廷臯之進退無阻其利與鈍為何如耶抑人之行藏有命存焉殆非人為所能必耶雖然予于廷臯之歸既不能無所惜亦不得不為之喜焉何也吾儕去故鄉僑居京師常得安其所處忘其所思者賴有故鄉數人出入同朝緩急相顧淑慝

相訓規如家人宗族之相睦于内相庇于外以慰其羈旅之懐壯其遠遊之志也若廷器尤其中之偉然者今以病去則減吾一同好人矣寧得不惜耶然人之病常生于憂思愈于安樂增于劬勩減于閒逸廷器既得釋夫案牘之勞免夫聽訟決獄之擾歸而二親康强子弟順適展家慶以樂天倫之餘非適意于琴書即陶情于泉石憂勞遠而安樂日臻則體疾固有可釋之道不可不為之喜也且今著令以疾退而獲愈者即還其職則

廷罷之去當有復來之期吾儕所惜殆將轉而為喜耶廷罷病間尚加學脩行以圖進焉毋以索居為安而遂怠也故特序贈行之詩以為復會期

送任主事歸省詩序

從仕于至治之朝榮親于具慶之日如吾任君敬讓之歸也不亦快哉盖仕不遭治朝未足以為快也仕于治朝而親不及見未足以為快也親及見其仕而榮恩不至未足以為快也昔者孔子恥貧賤于有道之邦而以顯

父母為孝之終殆謂是歟敬讓自宣德初擢冬官繕部主事逢時清和四海之内乂安言語不通之國悉臣悉附九百造作城築之工悉罷不舉朝廷方隆推恩之典開歸省之途而敬讓二親既膺顯封且又得歸以問其安慰其離别之思雖季子之道洛相如之使蜀其聲華赫奕固有餘未有能以其親顯于生前如吾敬讓今日之快者然敬讓之養于内有素而行于外不苟又豈以一榮其親為已足而志以滿退怠隨驕生若彼淺罷狹

量者比哉盖欲事業大於當時聲名流于後世以顯其親于無窮是乃敬讓之所志而人亦以是望于敬讓焉敬讓與予同爲西江人同時舉進士又同官于朝故士大夫與敬讓遊者皆贈以詩予獨爲之序

兩谿文集卷八

兩谿文集卷九

明 劉球 撰

序

戊午冬至宴會詩序

置酒於西長安直廬主爲迎長之會者景陵太尹楊君懐忠也夫按節爲會逦吾鄉人居京師者相與叙其情行其禮宣其和樂以忘其故土之思也何爲而主之太

尹耶太尹吾鄉老成人也去京師五六年來課其績得復與吾曹聚首于久别渴思之餘而適當長至欲因是會以論道故情是以主之也於是前期滌䂍至期張具厥酒既旨厥殽斯馨厥從事事厥地肅清無不可人意者已而客與子弟十數人褎衣束帶接踵及門尊者席于堂卑者席于外席于堂者指使席于外者順旨此言彼應交得其歡是日旦暮欲輟未能廼繼以燭莫不盡醉而後歸故事會必分韻賦詩以文其敬至是以太尹

之故無分少長無不喜而賦之是以長章短篇所以詠歌其懷而形容其樂又皆洋洋焉各極其能夫蘭亭之會也因行酒以促詩金谷之宴也託賦詩以勸酒而吾曹今日之樂則不必詩勸而酒自醉不待酒促而詩自成古所謂文字飲者其庶幾乎不可無述以示將來故敬序此於卷端

送汀州吳通判復任序

蘅蘭之聚秀也香必遠鐘磬之合鳴也聲必洪仕於寮

寀之間皆端人美士則其政之修於官恵之下於民聲譽之聞於當時也詎可以小量哉吾知通判汀州府事揭陽吳君孔壁課最還官將大有就者以有陸君尚賔知其府事也吳君為人詳雅而端重貎甚和而其中井然有區別雖無所忤於物而亦未嘗茍合於物可謂君子人也其在陸君亦然陸君方欲樹名立節於世吳君未嘗無是心焉二君嘗同上春官策大廷為主事京師皆稱賢于士大夫吳君判汀有年遇陸君至既悉其民

情習俗之美惡與其政之便不便者為之告矣今其還也陸君又豈得不舉其所欲設施者與之商確其可否哉吾意其郡之事有可利於民者陸君曰宜為吳君亦曰宜為必將推而行之使民皆蒙其福有不利於民者吳君曰不宜為陸君亦曰不宜為必將革而罷之使民不被其害夫如是又何患乎事業聲名之不遠且大哉吾與二君亦同年也故敢以是望之茍相競於恃勢相比於取利相附和以為民病又何足取哉吾意二君必

無是也因編修賴君世隆倡為詩贈吳君行特序以為之告且致意於陸君焉

送郭司訓赴松滋詩序

淦之儒者郭用祥領松滋儒學訓導薦待選于京不以其學為已足來問春秋于予未幾而得其新者倍于其舊廼幡然欲辭所薦别由進士之科出身以躋顯榮來質其可否於予予謂之曰子之志則高矣子之所學誠足舉進士為邦家光矣雖然教導之職亦未為不尊且

重也世之舉進士為達官貴人者雖位在人上其出言足以聳人聽其施德行惠足以結人心故道益光而譽不難起然其始也孰不遊於職教導者之門而興耶職教導於羣有司之下者雖秩卑而勢不炎內無以遂其欲為之志外無以展其有用之才功業不得以茂建聲名不得以遠施然道存於已而足為達官貴人之模範是則達官貴人莫非職教導者門生弟子也以達官貴人為之門生弟子則其職不為不尊而道不為不行矣

昔者胡安定先生未嘗起科目居要路柄國家之政也然孫劉錢范諸賢及其教誨薰其道德出而為名公卿相與推其所傳之道以潤澤乎民者後先相屬天下之人蒙其利施教之功豈不愽於為政之功乎子毋卑其職而有所外慕也其勤力盡心修其教以施諸人必將有達官貴人出子之門以推子之道達之於天下安定之功殆將歸子也子其勗之用祥聞予言也欣然以喜決然有松滋之赴與之交者皆為詩贈之用予言弁其端

送劉司訓原潔赴舒城詩序

君子何任為最樂乎曰莫大于任師道以作興賢才也孟氏以得英才而教育之為君子三樂之一而地大民衆不與焉以是推之則為師之樂雖加之以九命食之以萬鍾有不足以易者蓋為師之樂得于内九命萬鍾至自外自外至者詎足易其在内之樂哉然今之有志於進士之舉者往往蹙額于師儒之擢何耶彼蓋不知樂其所樂也吾於原潔之司訓舒城也安得不舉其所

樂以告之哉夫為儒者而得升師位其心既無政事之繁利害之慮矣又道在已而章甫逢掖之士莫不從之以講求夫詩書六藝之㫖質問夫義理之疑使已之所明者得推以覺乎人人之所蔽者得從而決諸已業于是乎有傳德于是乎能進其為樂於已何以加焉茍已無可師之道則其為師也名而已實則未也人之師之也貌而已心則未也何能有其樂哉故君子之為師也必求盡其道為師之道豈誠難哉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

以為師矣師道之存固不外乎進學之功進學而不已者何患不得其所樂哉原潔治春秋有年學勤而志專秀外而實中固足以為人之師舒城之士多瑰偉而嗜學必喜于得吾原潔為之師其師弟子相得自不能不樂矣吾猶欲原潔加溫故知新之學者蓋將必其為有道之師以樂夫君子之樂也原潔吾邑人姓劉名清云

送劉教諭赴中牟詩序

朝廷拳拳於學校之興勑憲臣專督其事三年而天下

教官以惰職罷者亦多於是詔選兩監諸生學優者補之有司奉命惟謹進而試之於廷然後因其高下而授以教諭訓導之職吾邑劉君自禎以第高等得河南中牟教諭將行吾邑人在朝者各賦詩贈之謂予宜序因憶永樂中予始入邑庠為弟子員嘗約二三同志力學於講堂之東偏朝夕更相飭勵以期于成自禎與焉迄今二十餘年廼始授斯職其出也不為不緩矣其講學以求大道也不為不久矣其所藴蓄于中也亦深且厚

矣去教一邑譬猶漁萬頃之陂灌百畆之地不患其不浹洽也雖然職教導以為人之師表者當有德以為之本也夫豈智謀詐力所可任哉身有其德而後訓之以禮義課之以詩書繩之以條範雖素不率乎教者猶當樂從況中牟介在中土昔者魯恭為令能以德化民民大服之雖童子且有仁心以至昆蟲鳥獸亦為之動今學官之司教化也專於令立其門者又身皆士服口皆儒言苟務德以感之則其應也必速于童子易于昆蟲

鳥獸自禎行矣尚念朝廷急於興賢之意必先於德以感其化而盡其職吾將翹首以望今之中年為古之中年也勿徒謂曰典教之勢與為令不同

送大名郡守李君考績序

安邑李君公載守大名六年將再上績于朝元城教諭闞壆以太守素持清白他物不足為之贈可贈者惟文詞耳然文詞非其相知居館閣者為之亦不足為太守重乃走人京師請之予予以昔者太守課最復官時嘗

因士大夫請而歷序其所以致郡政之理得民心之懷者為之贈矣迄今三年其德之及民也益厚其民之懷之也益深而予之文則未嘗有加於初也何足以序其績而張大其美也雖然太守予同年友也同年之情豈得而不道哉前二十三年四方抱負奇竒之士戰藝春闈者以數千計獨吾儕二百人得進對大廷登名黃甲以歸榮其鄉是豈偶然之遇哉及蒙名命先後拜官于朝不過四五十人而太守以克振風紀稱能御史于京

師固足為同年光矣積十餘年向之四五十人用薦超
陞外職者不過十數輩而太守以克勤撫字稱良有司
于畿内又足為同年光矣今數年來向之超遷外職者
累累進而與聞國政總攬臺綱如太守之績日以茂名
日以起必不久淹于外而將柄用于内其為同年光也
尚可涯哉予雖鈍拙不足與有為然覩諸君之卓立如
是顯融如是亦足自慶而舉以誇于衆曰吾榜中有人
太守豈得不有以副之耶故因教諭請而先為致其願

望之私俟其至而尚當與之握手論道之

贈監察御史鄺君序

朝廷重御史之職始也著令必擇士之由儒出身者為之自是而胥徒雜藝不與也今天子改元之初始詔在任御史舉常歷官鍊事者為之自是而初仕者不與也未幾又詔三品以上達官舉所知有才行者為之自是而才行不聞于達官者不與也立法愈詳而授人是職愈不輕則仕而得御史也不亦難哉及為御史而進無

補於國家之缺退不能激揚百官有司清濁論事可否以造民之福遏民之患者皆為不舉職而黜逐之期隨以至其或幸而免夫國之明憲亦不免為士大夫公論所貶則任而為御史也尤難焉是以君子不惟患御史之難得而尤患御史之難為茍當其任則常俛而念之進而力行之以求稱乎其職然後得以良御史稱而超擢恒在百職事之先南海鄺君某以鄉郡之譽受知刑部侍郎陳君得薦名于朝擢山東道監察御史蓋

能得人之所難得矣君甞為崇仁丞而崇仁之民被其
惠從事禮部而官禮部者悅焉驗諸已試之效而知其
將來之事業當不在人下又豈不能為人所難哉雖然
矜持嚴飭以立名於志大未得之時而詭隨自肆以變
其初于宦成之後世之仕者往往有之昔者黄霸著績
於治郡矣及陟相位而名實損焉陽城以道名天下矣
既司諫議而不免為韓子所論是二賢者尚有此失鄘
君于此得不謹哉古人有言保初節易保末節難正謂

此也故序以冀君之不於末而變其初云

送李養和歸故鄉序

吾邑多善俗始焉或有不善其俗者矣自吾邑人官京師者衆而賢必相推行必相勵名必相游揚有所失必相掩喜必相慶憂必相慰疾病患難必相扶持良時休日必為文酒之會以相歡其相處也有禮其相接也有恩而化貨利則無所爭焉于是人皆謂吾邑人交會於京師也有善俗焉其不善之聲則不在京師而在于故鄉

夫故鄉之嗜德通才甚多何故其俗尚有未善歟抑無其實而傳之者過歟故因養和歸而欲致問夫鄉之人於交游間果能推人之賢勵人之行游揚人之名掩人之失慶其喜而慰其憂扶持其疾病患難亦時有文酒以相歡如吾衆人在京師有禮以相處有恩以相接而無貨利以相爭則其俗固無不善也所謂不善蓋傳之者過歟苟有所未善則宜詢在京師者相交接之道于養和以去其所不善而取其善者焉蓋養和爲學士古

廬李先生元子先生忠直著朝廷聲名滿天下天下士大夫仰其德行慕其文章莫不願與之交而先生平昔所親且厚未有先於吾同鄉之人者吾衆人亦無一舉動不視則聽命于先生凡吾邑人得善交名京師者以有先生為之倡率也養和負清粹之資服義方之訓得先生與吾衆人相交接之道于耳目間也既詳且稔又素為故鄉人所器重故敢以易其鄉俗之不善而為善者望于其歸苟他日閭鄉之人長遇少如先生之不薄

於吾衆人少事長如吾衆人之恭于先生則養和居鄉亦豈無恵澤及於人哉養和行吾邑人在京師皆贈以詩予為之序云

送鮑時默南歸序

鮑時默前吉安府學教授楚山先生之子今儀部主事時博之弟時博久在京師時默來省居數月為之新其廬之敝者為美易其騎之蹇者為駿增益物用之缺者為完好復慨然曰視二親寢興服食節待其躬尚可久

淹于外耶即治裝就道盖凡有官者之子弟苟不知學則不縱情肆體以爲惰慢之習即妄嗜窮欲而崇侈靡之風不啇財貨殖而爲市井之趍即挾權負勢而肴州府之跡不儆憐取媚以結游俠之交即務爭尚鬬以逞血氣之忿小以累其父凡之德大以速其父凡于禍戾隳其家聲者往往皆爾時默既無是過又能遠來經紀其凡之家悌也今思歸以終其二親之養孝也孝與悌人之大行也時默兼思盡之是雖其質美而性然亦豈

非尊府先生教命之所致哉先生以經學為遠近人所師法所謂孝弟之道葢得之深而言之詳時默常熟于見聞而藴于心懐矣宜其行非惑也吾與鮑氏居同邑於時傅官同寮亦有弟若子將望其能如時默之勤勤于其凡與親時默歸而尚取是道履之于内而不怠推之于外而愈光使之將取以為法焉非惟吾之子弟取以為法使凡有官者之子弟舉將取以為法則時默之興孝弟也益廣矣若徒善其始而不足於其終人亦何

所法焉時然行且念之

贈龔禮和序

吾江右地介荆吳閩越間而山水秀于天下故其風氣鍾于人而為粹良英偉不凡之士恒多于天下苟其人得明于周公仲尼之道者為之師以開其蒙指其歸則進而為名才為達士也亦必易于天下其以文章興起於賢能之科布列于内外大小之職也又常倍蓰于天下至其德望之重功烈之弘足以為國家之榮生民之

賴後世之所傳誦者亦常先于天下其或望周公仲尼之道不得其門以入而周旋于外攻於老氏浮屠之法以盡其聰明用其心志卒各就其能深于其術足以為其徒之總帥者亦不後于天下盖同得于山川清秀之氣以為質故其學雖有異而其成功俱無難也上饒江右名郡也有姓龔字禮和者饒之鄱溪人少有志於周公仲尼之道不得其師于是入龍虎山為道士受老氏法以能驅使風雷拘逐鬼魅致有中使馳傳之名來京

師授道籙左至靈夫以禮和之才敏捷而志超異使其始也得周公仲尼之徒為之依歸以服乎詩書禮樂之教道乎彝倫日用之常則其列于士大夫之林光功業于遠大也何難哉惜乎未遇其人而所遇者老氏之徒也學老氏之徒而不難於以其法顯名當朝者由其出於江右得山川清秀之氣以為之質也余江右人故從交遊之請為文以致其喜焉

送常州莫太守序

常州太守莫君子朴廣之桂林人也由主事陞郎中著能聲工部宣德五年天子詔大臣舉京官有治行者補郡守之缺得九人馬皆賜之璽書使馳驛赴任以郡守得奉璽書馳驛赴任自九人始而莫君與焉後三年天下群有司述職來京上皆原其罪而還之獨宴名太守七人賜以御製招隱歌上林春色詩石刻本莫君又與焉已而於七人中留二人馬賜以復任道路費莫君又與焉非常之恩三下及人愈少而莫君三得之其荷蒙

寵遇蓋不為不厚矣禮部尚書胡公常州人也既榮其郡守得蒙寵遇之厚且慮其政不得其道則不足以昭寵光使其郡之人官于朝者佳告之曰天子之加厚於太守者非徒然也將以古之循吏期望于太守也古循吏之為政也有道其所奉者法而已其所循者理而已必推仁恩以下其民使民家有養而人不失其業隆學校之教以端其本而厚其俗不好為聰明以惑其視聽如是而已若猛于賦役急于刑罰侈于用度則其為吏

也未足以為循矣太守歸其擇古循吏之道以惠夫常之民以求稱夫天子之望焉既告之矣猶恐其言之未詳也乃使屬吏劉球書以贈之

送劉郎中赴南京禮部序

崇仁劉君子恕由永樂甲申進士為主事工刑二部迄今三十年始以秩滿遷南京禮部精膳郎中同寅諸君不鄙球之愚無能使為文贈之球以昔宋天子在汴而洛京之政為最簡士大夫居洛而年高有文學者甚多

又遭天下太平之盛文潞公於是合十三人為耆英會于資聖院之堂又與司馬郎中旦等為同甲會其後司馬温公又與數公為真率會皆繪像為圖有詩歌以傳之當時垂美談於後世至今人猶誦而慕之今乘輿在北而南京之政猶昔者洛京之舊士大夫居南京而年高有文學者又不減於洛之多今天下太平視宋時為尤盛不知諸君子之在南京尚能合其年齒同尊之人為耆英會而序坐以年相與樂其衰暮之懷否亦能與

其生同年之人為同甲會而序坐以月相與樂其同生于世而同得久在于世否復能倡其德同道比之人為真率會約酒食之數不得過五以樂其自然之樂否如有是三會則劉君之去也又增其一人矣盖今世士大夫官在京師無有年過七十者而劉君年且六十有餘更歷世故也為多所謂耆英會者可與也其間豈無與之同年而生同樂其久在于世者哉所謂同甲會者可與也其為人又恬靜不事作為不務矜誇矯飾不慕人

之榮華恥巳之淡薄所謂真率會者可與也既得與其會固有能繪其像而為圖者矣亦豈無詩以歌其美丈其樂而傳之無窮哉球雖年方壯力未及于衰奔走輦轂之下供其為少者勞之役廼所宜也然使諸君子果有是會則其跡雖北而心未必不嚮望于南慕一齒名其末縱不能得猶當側耳金臺之次俟其宴會之什來而為之誦之以播揚今天下太平之盛諸君子閒暇之樂特因劉君往而告之諸君子焉

送鄧棐爾輔南還序

凡困而不能早達於志者皆可以發其憤而大其所就也故易曰困亨謂雖處困而有亨通之道則困乃君子憂患疑慮之時增德廣業之機也昔者舜困于孝伊尹管夷吾困於士曾子輿困于學孟氏困於辨蘇秦張儀困於遊秦穆漢高困于戰韓歐困於舉進士卒皆成大業遂大名困豈無所益于人哉外族子弟從吾游者鄧棐爾輔秀于質而躭于學自吾去鄉來京師觀政儀曹

遂備司主事員棐皆從之以讀書為丈自新其業今年大比以懷柔縣學生戰藝京闈人皆望其捷也竟弗遂意東書告歸以卒業其不遂所舉也葢亦困矣苟困而能憤憤而不已必將苦於心思以擴其器量勞于耳目以長其聰明戒於佚遊以窮其詩書息于外慕以慱其理趣使學充于內而文日彰于外則高科大魁尚可待而俊采華譽之發于身而揚于人也其誰得而奪之安知一舉之困不為其他日遠大造端乎苟憤不發志不

固則不外慕而遷業必將因循怠惰以終於無成雖困何益哉蓋嘉苗秀稼困於歲旱能灌以人力則穟穟乎有秋不然則必槁矣故凡遇夫困者皆不可不懋也吾意棐歸而能自懋焉則必反困而為亨矣冀其家之尊且長者皆能處棐於困而必亨之地故為序以勵棐志以為其家之尊且長者告焉

送禮部郎中陳君赴任詩序

吾邑陳君會鼎以行在禮部主客主事秩滿擢南京禮

部祠祭郎中人謂祠祭之署清於主客南京之事簡于行在皆喜會鼎之還得其所焉况予與會鼎仕同官居同舍出入相逐憂樂相維其相親睦如家人兄弟者將十年能不為之喜哉雖然忠告之言不可不進于垂别之際也故既與鄉人故舊酌之酒而贈以詩復退而告之曰仕而得美地固人情之所欲也然君子之樹名立節豈皆藉乎是哉版築之興良弼兎罝之出干城管庫之舉才士其地非皆美也由能自修之所致也茍得美

地而其行之不足揚其學不加進欲望其名譽之起得乎是故君子居其位無冗濁之事有閒暇之期則必留心詩書以博其見聞廣其志趣使政體明於已而資於仕也為無窮然後業日增而名可大語曰仕而優則學政謂是也祠祭之職既易為又以鍊達之才而居之譬猶巧匠操斧於杞梓之肆良御執轡于康莊之途固不待勞於力苦於心而績自多然而為學力行之功亦宜有加以為取名進階之地不可以其職之易為而安且怠

無復有志於進也傳所謂宴安酖毒者可不取以爲戒哉會鼎在主客克勤其職嘗奉使命南歴象邦西極酒泉中遍乎梁宋許洛之墟所至有聲稱旣倦于行適有祠祭之任可謂勞而後逸者也聞予言欣然而喜惕然而懼汲汲欲予書以爲之警因合其所得士大夫贈行詩爲一卷而書所言弁其端云

送修撰楊先生致仕還閩中序

正統三年秋七月翰林修撰楊先生壽夫請老歸閩中

朝廷論道代言之臣以至百職庶士皆挽而留之不可得則相與顧視咨嗟以惜其去夫七十而致仕者禮也謂功成名遂身退為天之道者李聃也能知止足不至於殆辱者疏廣受也先生之歸得乎禮合乎二賢之志矣人亦何乃惜之如此其衆哉盖先生有德行文學能明於治體練于世故始也居下僚先帝賜招隠之歌于一二元臣以求賢而後得之即陞之編苑皇上以其纂述國史有勞績也復進其秩則先生誠可謂當世賢者

矣使其在朝則居高位者固得就焉以諏詢善道賛成
國家之治功居卑位者亦得時相親焉以訊疑而辨惑
增益乎己之所未能于世不為無補也今也退居田里
寘身閑散之地自樂則有矣尚何有及于人哉故不能
不以其去為惜也雖然先生典其鄉邑之教二十餘年
而後官于朝其間俊秀之才瓌竒傑特之器不問從遊
與未從遊者莫不仰其德光思沐其教以開其蒙決其
瞶造就其德器有如渴之思飲饑之思食也久矣則聞

先生之歸也又安得不欣喜其有所依歸哉先生既失於此而得之彼其將何以副彼之喜而慰此之惜也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衆人之所願于先生也又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非其鄉子弟之資之者乎先生必能兩盡之焉今之為詩以贈先生行者皆其典文衡時所得門生也以球父子皆出先生門特俾之序球因道夫此之所惜彼之所喜者以見先生之去就皆有關於人望如此云

送福建叅議耿君赴任序

方面之寄為至重皇上每深注意焉今年夏詺榜其名于朝之西序猶以為不得常目及之復詺榜于文華殿之東西壁文華寔上朝夕與侍臣論道之地至親且密士而列名于其間亦不為不榮矣然乘輿出而目其名也必將詢察其人之賢不肖焉入而目其名也亦將詢察其人之賢不肖焉則是非于是乎明而賞罰黜陟之政不可以不舉列名於此者又寧得而不慎哉能自慎

馬以恭其職斯不負乎朝廷貴重方面之意而可長有其榮矣和州耿君淑静以刑部郎中秩滿陞福建布政司叅議其得列名親寀之地自兹始矣君由胄監出而擢主事陞郎中歷官二十餘年皆在刑部其才識之明敏政事之練達見譽于同列知名於當道已非一日豈不能慎以修其職哉雖然上之德意不可不申告之也夫位至方面則環數千里之民皆在其使令之下必得其人然後民可安其生樂其業老者有養少者有教無

饑寒之色鬬爭愁嘆之聲以動朝廷之念慮不然則民苦之朝廷亦不得不憂此皇上之汲汲以得賢方面為心者所以為民也非自為也君其體是心何患賢名不入於聖聽哉昔唐太宗嘗錄刺史名于屏風當時民富足而天下號為小康或者以此為太宗甄別刺史之效今之方面固非昔之刺史比而皇上欲別其賢不肖嚴于太宗予知太平之兆在今日矣請于耿君之行卜之

送鄒翰林還吉水詩序

有惜離悵别之意必托文詞以發之此吾詞林寮案中故事也况於待詔良中以疾而歸乎良中庶子鄒先生肖子也先生官詞林二十餘年德行文章舉足為世表今之與良中别者皆進於先生之後而景先生之餘烈為已久固當有詞以致意于良中之行也予嘗辱先生之教而知良中最深又可嘿無所言哉夫去紛擾即閒安不以事物自外来者維其心困敗其體固君子寧神却疾之道然當明世而道不行于時澤不被諸物名不

稱于世亦君子之所惡焉是故長卿理渴于茂陵子厚藥瘖于愚溪而憂世立名之志未嘗不存諸心形諸聲古人之不忘心乎世也如此良中年方冨其為疾也尚可理而去之朝廷雖從其請而假以休養之命然其才質之美非可久抑於無事之地殆必有徵詔之期進用之日亦宜可有忘世之心乎當因其閒暇加學而進德使有諸已者日益篤無諸已者日益增以求資乎他日之所施於無窮不可溺乎山溪田里之樂而遂忘於進

也良中行矣吾儕尚日引領輦轂之下以望冠蓋之復來幸無安於獨處果於離羣而語人曰顧瞻玉堂如在天上

送按察使郭公赴福建序

凡内外切要之職有缺必詔公卿舉賢以補之實皇朝令典也是歲之秋所舉者十九人上特選其能者十四人授以方面重任蕪胡郭君懋明其首選也得拜福建按察使士大夫皆快之而欲期以古昔賢監司之政乃

告之曰位列監司則一方之人舉將從而聽觀其言動以為趨向進退茍不自重則羣有司無所取則而民失所望矣君亦豈得不慎乎已以正乎人使遠近得蒙其利如鮮于子駿之為福星于一路乎又曰福為濵海鉅藩其民富其去京師也遠以故郡縣之吏得肆其墨以為民病所以救其獘者惟賢監司是頼君亦豈得不急於祛其蠧如馬亮之免民于寃乎又曰今天子睿聖凡百職事有才濫其位政優于職尚不杏於拔擢況監司

之重尤所注意於奬勸者苟有所樹則股肱之司可不次而至君亦豈得不茂乃績著乃稱如呂居簡之屢遷其秩乎郭公為人寛平端重在内臺為都御史者一為監察御史者再而喜愠未甞見其言面可謂有君子長者之風故聞斯言也欣然諾曰某雖不德敢不承命而以古之人自期待哉又曰苟在官政有所失而不自知也猶乞遠致誨言以匡其不逮士大夫以郭公既受其言又欲有所聞其進蓋未可涯也遂相與賦詩以贈之

余於郭君有同年之好特書所言以申作者之意云

復樸藁序

備諸體之文名之曰復樸藁者蜀府長史泰和劉仲玿先生所為文章也余使蜀時獲覩之已若干卷後數年先生之子蘩見余京師言其又增至若干卷且請序之予惟邃古之世風氣而人尚質當時未之有文其為道也樸而已自皇帝王伯之迭興然後道陰陽也有易記言事也有書吟咏性情也有詩公天下之是非也有春

秋行敬而宣和也有禮與樂六經既作而文已著然所
載者無非民生日用彝倫之道猶樸如也先秦兩漢去
古未遠文雖不足以凖經然其氣猶渾厚有古之遺風
焉逮晉以降世俗日偷人惟儷偶是攻古樸之意蕩然
矣唐有天下三百年能汲汲作起斯文以救積世之弊
者一韓子耳其文雖足以振古亦豈能遏五季之衰使
不轉而襲六朝之謬歟宋興百餘年然後歐陽子出而
韓氏之言尊周程張朱數子作而六經之道明由是天

下之為文者得其宗自宋迄今作者固多能追跡乎古者殆未幾人而先生其一焉盖古之文所以高于今者以其道髙於今而文随之也必由其道而後能其文韓子所謂學古道則兼通其詞是也先生篤實君子自少舉明經為儒學師歴官至藩國首臣凡内之所存外之所施無非古道故其發為文也華而有其實變而歸乎正詞浩瀚而其本深以沉駿駿乎與古作者逼得非古之遺檏乎後之誦斯藁者當知先生能身古道以為之本

也不但其詞之高而已

送山東參政洪公赴任序

正統三年冬十有二月上用少師泰和楊公薦擢刑部員外郎洪君本立為山東布政司參政吾儕以少師之薦也得其人洪君之擢也當其職雖無所請猶當有言以致其欣喜况與洪君有寮寀之好者請文為之贈也甚勤予豈得不言哉夫大臣為國其事莫忠于薦賢庶僚謹職其志莫榮於膺薦然為上者之知人為難而為

下者之遇知於人亦難彼强於外者或柔于中仁其色者或暴其行短于逢迎之才者或優于廉静之德此知人之所以難也愛憎任情而是非昧焉毁譽異口而黑白亂焉其不以正直有檢者爲狂妄則以回邪不徳者爲恭謹此遇知于人所以亦難也非爲上者有素知之明而薦之爲下者有可薦之實而膺之又豈能免夫人之非議哉洪君廣之高州人由進士起而掌刑罰者十數年詳容而不刻簡重而有文閑于吏政而不改儒素

之風槩於守巳而未嘗有矜人之意人嘗薦其能于朝矣詔特留之以待用則其賢也未為無實其見知于少師也不可謂不素故是薦也不問識不識者莫不謂宜吁使世之薦人者皆如少師之得洪君則公論豈有不愜百官有司豈有不得人哉此吾儕所以深為之喜也雖然叅政之位非副郎之比君之往也尚加慎焉以無懈于其初則少師之明益彰而君之超進也又將有地吾儕之喜豈有窮耶

送彭教諭赴四會詩序

違悔吝之境即亨嘉之途固人情之所快也然是二者未嘗不相倚伏焉觀于易之否泰有以知之矣夫陰内陽外之謂否否者君子悔吝之象積而至于上九陰衰而陽德振于是復有傾否之喜則否之極者泰之兆也陽内陰外之謂泰泰者君子亨嘉之象積而至于上六陽微而陰遂張于是有城復于隍之吝則泰之極者否之兆也否泰之相往來也理固如此惟君子處泰常存

艱貞之心遇否能不忘乎苞桑之戒故能常泰而不至于否予於彭壁緜高之去垣曲適四會也豈得不以處泰遠否之道望之哉垣曲在太行之西俗陋而知學者尠自吾安福人視之不啻若絶域也緜高以天台訓導危喪來京為有司所抑移訓其地與親故不通音問有年今以秩滿陞四會教諭四會為廣之饒邑其誦詩書以取科第者先後相踵士風之振殆不減于吾鄉其地之去吾鄉又近緜高之往既得取便拜其親見其宗族

故人又得與其弟子曰優游于道德文學之中可謂去否而即夫泰矣其可不知處泰遠否之道哉毓高今廣東僉憲毓敬之弟也僉憲平昔視富貴利誘澹若外物之無與於巳故自脫艱險以躋華要未嘗移易其所志於泰否之道蓋知之明而處之不惑矣毓高嘗從其凡授易今復官其凡之部下惟慎所履以毋忘其凡之教則於處泰遠否也何難哉予於其行也既告之矣又為贈行詩序以申之焉

漣川李氏族譜序

漣川之有李自大觀始大觀之先廬陵朋川人六世祖公溥始徙安福荊山至大觀復徙漣川嘗譜荊山朋川之族傳至其曾孫刑科給事中原縉猶勤勤乎桑梓之思以予其祖鄉人也屬序其譜夫李氏之族於吾鄉也衆矣然家聲莫振于朋川嘗聞大父老人稱其家當宋元時不獨科名宦業甚盛其經明德茂之士著為文章往往與百家之書並行於世故子弟多好學里中絃誦

之聲旦暮不絶冠章甫而服縫掖者相望於途宛然江右望族也今雖少衰他族猶有所慕者跡其開家刱始則肇自大觀十五世祖三經處士元膺一人耳元膺實西平王子隴西公憲之冢孫王之武功忠烈固足蔭啓其後人處士又能首勤儒業以承之宜其子孫獨盛也大觀至漣亦嘗業儒以訓後故未幾世而給事中與其從父衛經歴學初俱由儒科入仕其故家流風猶存盖不忝為朋川之後矣使其後人能繼之而不怠充之以

盡其餘則漣川衣冠文物之盛安知不為湖南之朋川耶葢儒道之足以大人家也譬猶淵泉之水焉注之愈遠則其來愈洽而其澤愈廣非若池潢行潦之倏盈而忽竭也雖然亦在乎為之前者有以浚其源繼之後者有以達其流然後能臻其大焉予見李氏浚其源于前也深矣特序其譜以望將來者能達其流于未涯焉

兩谿文集卷九